



看云

怪只怪这段日子天气太好，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每次遥望天空，看白云苍狗，心里就会升腾起一个念想：我要带孩子们看云去，不然，就太辜负这澄澈的蓝和透明的白了！

上午第二节课，孩子们拉着小尾巴静悄悄地走着，一边走一边神秘地东张西望，笑意写在脸上，紧紧抿着的嘴唇里想要迸发太多的激情和声响。在操场上坐定，他们不约而同地向对面的小伙伴望去，终于笑出声来。

“孩子们，抬起头！你都看到了什么？”我问。

“蓝天！白云！”

“还有一只小鸟飞过！”

“老师，那边还有房子呢……”

孩子们举起一只只用手掌做成的望远镜努力向上看去，然后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说着笑着。那一张张可爱纯净的笑脸围成一圈，实在是一幅绝美的图画！

“啊，今天的云真是好看极了！”我惊叹，“大家看一看，都像什么啊？”

在我的启发下，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讲起来。

苗述说像奶油蛋糕；朵朵说像棉花糖，说着还舔了一下嘴唇，十足一副馋样；子谦说像手雷、炸弹和手枪，呵呵，一听就是个小小男子汉……连一向安静的慧芳小姑娘也沉不住气了，她脱口而出：“老师，我觉得白云就像一张床——”

慧芳响亮的声音和欲言又止的样子吸引了每一个孩子，大家饶有趣味地望着她，等她把话说完。小姑娘左左右右把小伙伴们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说：“这张床又软又漂亮，我想让朵朵睡在上面！”

话语刚落，孩子们便大笑起来，朵朵也开心地笑了。

“老师，小鸟飞累了，可以躺在上面休息！”“老师，还可以让体育老师躺在上面休息……”那群叽叽喳喳的小麻雀貌似又飞回来了。

抬头一看，原来体育老师正从旁边经过呢！哈，这群可爱的小淘气，他们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看大家表述完了，我便接受朵朵的提议，让他们玩起了丢手绢的游戏。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孩子们一边拍手一边歌唱，声音更甜美了，笑容更灿烂了。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春花，秋月，夏萤，冬雪，在繁忙之中，我渴望能拥有一怀宁静，和孩子们幸福相伴，净化自己，也润泽他们。花开花落，年华流转，只愿转身时，欣慰，原来从不曾丢了先前的自己！

（李雅 周口经济开发区许寨学校）

追思

今天上午我同单位几个同事一道前往县城北关龙王庙参加宗教政策法规培训班开班仪式。我们一行人到了地方恰好赶上一场隆重的法事，于是便驻足观看。当佛音奏响，香炉里的烟袅袅升起，我一下子呆住了，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故乡村头的那间寺庙，我正乖乖地坐在门边的小凳子上，看着奶奶和姥姥在同很多人一起诵着经、烧着香，小小的我安静、幸福。

想着想着眼睛湿润了。奶奶过世已经四年了，姥姥也在奶奶去世一年后离开，而我也已经远嫁他乡，离开了那片生我养我的热土。但是往事却历历在目，奶奶和姥姥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奶奶和姥姥住在一条街上，她们又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每逢初一、十五，她们总是雷打不动，必须去庙里烧香拜佛。平时一有空闲就张罗着叠元宝，给神仙糊纸衣服。奶奶和姥姥的关系挺好，可她们俩的性格却差别很大，奶奶是非常和善谦恭的人，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出了名的没脾气，姥姥的性格却十分外向，甚至脾气有些火爆，是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但是姥姥擅长诵经，所有经文都刻在脑子里，信手拈来，每逢寺庙有活动，姥姥都会被请去诵经。奶奶却记不住经文，甚至有时候连拜佛的规矩都弄错，她总是自嘲烧的是糊涂香，请求神仙们不要怪罪，姥姥没少拿这跟奶奶开玩笑。

她们都对我倾注了深深的爱，她们和我相处的很多事儿、很多画面，像是用刀子刻在我脑子里一样，让我一辈子也忘不掉。记得姥姥和牌友打牌，我跟小朋友们一起围着她们在院子里玩耍，姥姥时不时叮嘱我几句，有时候她打得入迷不搭理我，我就跑到奶奶家，害得姥姥到处找我；记得妈妈因为我闹人打我，我就一头钻进姥姥的怀里，朝妈妈

做鬼脸；记得我因为作业没写完晚回家吃饭，奶奶就用手绢把热腾腾的包子包好揣进怀里给我送到学校；记得下雪天奶奶用塑料袋子把我的脚包好，再帮我穿上鞋子，她说这样就不冷了；记得我去城里上学，回家次数少了，每次从家返回学校时，奶奶总是偷偷塞给我一些皱巴巴的钱，叮嘱我多吃点；记得……还记得好多好多，我要把它们一一珍藏。

正想着，忽然看见人群中一个熟悉的背影，微微佝偻的背、包在腿上的厚棉裤、花白的头发、瘦瘦的身形、中等的个头儿，那是奶奶吗？我心头一颤。可能那个老人感觉到我一直盯着她，扭过头朝我笑了笑，我才回过神来。虽然是一样和善的笑容，却不是一样的面容，她不是我的奶奶，她不可能是我的奶奶。但是我知道我的奶奶，还有我的姥姥，她们一直在对着我笑。

这时候法事结束了，我才清楚地意识到她们早已离我而去，我现在身在他乡，心头不禁泛起了浓浓的惆怅情绪。我湿润着眼睛望向远方，猛然间却看见我的同事在朝我亲切地笑着，她招呼我过去。她的笑容一扫我心头的阴霾，我站在阳光里，把故去的亲人深深地藏在心底，带着思念，带着她们的爱，拥抱美好生活。

（张申申 扶沟县城关镇政府）



两盆菊花



前些日进城，在一路边花摊上寻了两盆菊花，把它们高高地置于花架上，日日洒水晒太阳，不知不觉间把她们惯养得如此傲人！

一盆曰雪莲，叶面娇小，花枝纤细，枝繁叶茂，刚吐露的花骨朵像一个个绿色的句号。略开的花，花瓣紧凑、颜色淡青。盛开的花朵，由内及外由淡青逐渐泛白，直至洁白如雪，花瓣一层包裹着一层，逐渐舒展、扩大。边缘的花瓣像一只只手指并拢、向着手心内扣的玉手，清晨的露珠卧在里面，像晶莹透明的眨着的眼睛。小小的花盆像是无意间滴落在宣纸上的墨团。墨绿、粗壮的枝叶由墨团中萌发，簇拥着众多的绿色句号和朵朵如玉的花团，像是一位身着绿裙、玉手素颜的少女，优雅地立于你身边，由不得你不去注视她，并悄悄地嗅着她的馨香，她的味儿，有点淡，有点甜，有点让你陶醉。

一盆谓之墨菊，叶片硕大稀疏，植株粗壮且挺直，每枝头顶一团紫红的菊花，像是用大量曙红加了胭脂又调了些许的水和墨中和出来的颜色，厚重深沉，缄默着，像一位有着故事又深藏潜力的中年男人。几团墨菊骄傲地高举于枝头，花瓣简洁短小却尽显力度，紧紧地相互拥抱着。

用手指掐着一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你能感受到如肌肉般的结实，手上也余留它浓浓的久久不散的香味，这香味绝不是一般胭脂的香味，像一壶酱香型陈年老酒，有着一股能够沁人心脾的劲儿，使你不由得深深地呼吸！

非养菊莫知菊之香，不读诗岂知陶之趣。菊之爱，陶后亦有人！

（欧成伟 太康县马厂镇）

拾破烂的老人

在我居住的小区前面，是贾鲁河大堤，附近居民总喜欢向河堤上倾倒一些生活垃圾，里边经常有些破纸箱、废塑料瓶、废铁、玻璃瓶子等可卖钱的物品。

我经常见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拉着辆破拉车，两手总是脏兮兮的，在河堤上一堆一堆地仔细寻觅。我问他咋不戴个手套，他的回答响亮又干脆，说不戴手套手指灵活，小东西也能捏起来。冬天虽有点冻手，但气味小，手脏点到家洗洗就干净了。我又问他一天能卖多少钱，老人十分爽快地说，多了卖个十多元，少了一天也能挣个三五块钱。有时运气好了，拾的多也有卖到二三十元的。老人还乐观风趣地说：“这破烂里还有宝啊！我拾到过手表、老年人用的破手机，还拾到过百元的钞票，逢年过节，还有人家吃不完扔掉的鱼和肉……”

老人一脸笑意，他干着，快乐着，享受着。我又问：“你没儿没女吗？他们让你干吗？”老人也不避讳，说：“俩儿子哩，家庭条件也都很好。他们是反对，多次劝说别让我干，可我身体没啥病，我不打麻将，不玩纸牌，在家闲着也没意思，不如出来跑跑，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有个差事，也等于锻炼。俺老两口还有几亩地，吃的不用买，政府还发养老金，再加上捡破烂挣的钱，不跟孩子们要，也吃不完花不完，这比过去强多了，日子好着哩！”

看着老人乐观、满足、幸福的表情，我想了许多，不禁对老人心生敬意，又为老人的勤劳、节俭、朴素的精神所感动。在他身上，不正体现出了劳动人民纯朴能干的优良品德吗！

（梁发占 扶沟县行政服务中心）